核心课程：普世教会史

第二讲：非洲教会史

【祷告】

# 导论：为什么我们要了解非洲教会历史？

在使徒行传第8章中，耶稣基督的一位使徒遇见了一位努比亚王国（古实）的官员，努比亚是东非的一个国家。腓利打开圣经，向那个非洲官员传讲耶稣的事并给他施洗。然后这个官员继续他的行程，大概是回到了他的家乡。虽然没有历史记载告诉我们他是不是第一个归信基督教的非洲人，但他确实回到了家乡，那里后来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社群之一。

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最近强调了世界各地皈依基督教的一些变化。在非洲，一些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00年那里只有880万基督徒；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一跃升至为4.23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47.7%）。这反映了皈依基督教的人口中心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之前的北美洲或欧洲转移到了现在的非洲和南美洲。

今天，我想让你们从鸟瞰的视角来了解基督教在非洲的发展历史。时间有限，不允许我们挖得太深，但我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宽泛的框架来理解今天的非洲基督教，特别是我们作为一间地方教会如何为福音在非洲的事工祷告以及提供帮助。

# 罗马治下的北非、科普特，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

故事开始于公元一世纪，一些最早期的基督徒所居住的北非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基督教的知识中心曾经是北非，特别是亚历山大城。在那里有一些像特土良、居普良、亚他那修、奥古斯丁、俄利根这样的神学家和牧师，这些人和当地地方教会是基督教教义最重要的思想家和带领者，特别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方面的教义。同时那里还有大量有关基督徒应对逼迫的记载。

从公元3世纪到今天，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地区有一批教会，他们历经了巨变而存留下来。这些教会在信仰上持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 ）的观点。基督一性论是一种教义，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本性而不是神人二性。这可能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人把神性和人性混合起来，就会失去人性。所以基督只能“显现”为人，然而并不清楚耶稣如何能在各方面与我们感同身受却没有犯罪。“基督一性论”这个词是在迦克顿会议（451 AD）后出现的。迦克顿会议承认了一个位格的基督拥有两个本性。我要指出的是：虽然那些坚持耶稣只有一个本性的人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教义上我们肯定要与传统的非洲宗教或伊斯兰教进行区分，我们认同东正教及其他西方基督教会的说法：基督是一个位格两个本性。其神性与父神同质，其人性与我们同质；这两者是互不混淆、不可改变、不可分割、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

到公元610年，一位来自麦加的商人穆罕默德认为安拉召唤他去传递一个新的信息。穆罕默德宣扬一种毫不妥协的一神论。他召集了一批追随者，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群追随者人数暴增，而且也在非洲的马格里布和埃塞俄比亚的南部和东部得增长。因此，埃塞俄比亚与穆斯林陷入多年战争，伊斯兰教影响了非洲大陆很大一部分地区，一直到今天。

这里必须要提到这些教会，因为他们代表了非洲最早期的一批教会。我知道这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不过有关非洲早期教会的研究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我推荐亨利·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写的《早期教会》（The Early Church）这本书（属于企鹅教会史丛书第一卷）作为研究这一地区在这一时期的资料。

# 地理大发现时代

一下子跨越这么多年似乎有些奇怪，但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基督教是如何在非洲扩展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对欧洲以外的世界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重燃的兴趣导致了基督教在欧洲传统疆界以外的地区迸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亚洲、中国、苏丹已经有了广泛分布的教会，但现在欧洲基督教正被传到遥远的国家。它有两种传播的方式：第一，宣教士走出去向他们所遇见的人传福音；第二，殖民者去到新发现的大陆定居，将他们的宗教或多或少地带到新的地方。这两种方式并不互相排斥，对天主教来说，亚洲和非洲是主要的宣教目的地，而新教当时的重心则是放在殖民地美洲。

葡萄牙人是地理大发现的领导者，尤其是在非洲。他们在马格里布与穆斯林争夺了很多年，但为了寻找通往印度的路线，他们（达伽马）从1497年开始探索非洲的海岸。探险家们开辟了非洲的海岸，建造了堡垒、贸易站以及定居点。1482年，葡萄牙人在今天的加纳修建了一座堡垒，之后天主教的宣教士们来到那里，开始向当地人传教。非洲人归信基督教通常是部落的首领或者酋长最先接受信仰，然后他们命令其所有追随者也立即受洗。然而这种归信往往是一件昙花一现的事情。大多数宣教士在当地语言不通，他们也没能向那些有可能归信的人更多地解释基督教。

我要说明一下：就像之前提到过的早期教会一样，我在这里提到了早期天主教传教士，这是因为很多非洲人民透过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耶稣。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左右，你会看到天主教传教士们遍布非洲大陆。从黄金海岸到刚果甚至西非，非洲人接受了天主教神父的教导，但经常把这种教导当作他们传统宗教的补充。由此可以看出非洲基督教的一个特征：混合主义。我们会在后面更多地谈到这一点，不过这种混合只是不同信仰的一种掺杂，它们彼此之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虽然对基督教的思想因地而异，早期天主教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嘉布差会（Capuchin，方济各会的一个分支）的宣教士们经常会说服一位国王或者当地酋长接受洗礼，然后他会命令他的子民也这样做。大量的人以这种方式接受了洗礼。到17世纪末，嘉布差会为5万人施行了洗礼。到1543年，刚果大约有200万天主教信徒，占了总人口的一半。然而，信仰并没有建立在人心深处，一切都是依赖欧洲人，之后你会看到后来发生的不可逆转的衰落，特别是在奴隶贸易的推动下。

国际奴隶贸易摧毁了刚果的经济和国民，以及许多其他的非洲民族群体。仅刚果一年大约就有4000人被奴隶贩子绑架和贩卖。奴隶贸易很快成为了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和新兴力量的中心。

# 新教基督徒抵达非洲

第一批到达非洲大陆的非天主教基督徒是荷兰人，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宣教而是拓展贸易。这批人在南非的开普敦定居了下来。到了18世纪，新教势力（包括英国和丹麦）在西非海岸线上建立起了多个堡垒。这些小的定居点一开始是作为贸易基地而设立的，但在18世纪后半叶的时候，它们见证了第一批新教宣教团体来到非洲。起初，他们只是尝试性的。第一位来到非洲的英国圣公会宣教士是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他于1751年被英国圣公会差会（SPG，1701年建立）派往加纳的海岸角城堡（Cape Coast Castle）驻扎宣教。

在很大程度上，新的宣教运动不是由体制性的欧洲教会组织的，而是由一些为宣教而特别成立的新机构组织的。这些机构数量庞大，大多数由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平信徒建立和运营。第一个是浸信会差会（BMS），由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于1792年创立。更重要的是伦敦传道会（LMS），一个成立于1795年的无宗派宣教机构。这促使英国圣公会里的一些福音派信徒在1799年建立了圣公会宣教差会（CMS）。

至少在一开始，这些宣教协会与帝国主义扩张没有任何关系：宣教士们被派往欧洲、美洲以及非洲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传福音。的确，这些协会的传福音热心（通常是不从国教者）使他们在大多数国教人士的眼中显得可疑。因此，如果真有什么，他们可能是一个反文化组织，却不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仆役。CMS的一个领导者亨利·文恩（Henry Venn）认为宣教士的首要任务是训练当地神职人员自己管理教会，当地地方教会不应该是欧洲教会的复印本。

# 非洲教会的宣教活动

由非洲人组成的重要宣教团体支持了宣教机构的这一想法。新教在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奴隶和获得自由的前奴隶中早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许多人热衷于把基督教带回到他们的故土，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批非洲裔的新教宣教士就是这样来到非洲的。

其中一位是雅各布斯·卡佩丁（Jacobus Capetein）， 他在荷兰接受了圣职，之后前往加纳南部的埃尔米纳（Elmina）地区。在那里他代表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向他的同胞芳蒂人（Fante）传道。卡佩丁把主祷文、十诫和改革宗要理问答都翻译成了芳蒂文。

另一位是菲利普·奎克（Philip Quaque），他接替了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在开普海岸的职位。他曾在英国接受训练，回到非洲后成为了当地社区的牧师，直到1816年去世。他是第一位被英国圣公会授予圣职的非洲人。

这些非洲裔宣教士们的事工得到了大批海外基督徒的帮助。他们是获释的奴隶及其后代，来到这个仍然被他们视为祖国的大陆上开始新的生活。1792年，15艘船只满载着来自北美各地的已经获得自由的前奴隶们抵达了塞拉利昂（Sierra）的弗里敦（Freetown）。

大部分新移民是我们在上一部分内容中看到的那种热心的福音派信徒——事实上，宣教士大卫·阿什（David Ash）和摩西·威尔金森（Moses Wilkinson）也在其中。当他们拿着圣经走下船时，一群人唱着赞美诗：“醒来，唱摩西和羔羊的歌”。他们把这次返回非洲视为一次新的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经历。这表明基督教在新移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没过多久这些新的定居者就把福音带给了当地人。

1807年，英国通过了废除奴隶贩卖法案。政府设法通过对西非海岸实行治安管理和扣押非法运载的奴隶船来强制执行这一法案。被政府扣押的奴隶被带到弗里敦释放。该殖民地的人口因而增加了2000到3000人，其中的许多人来自尼日利亚。他们的经历使他们相信古老的非洲土著宗教的神已经抛弃了他们，于是他们接受了弗里敦的福音派基督教。

弗里敦对非洲的西海岸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基督徒们在那里建立了一所顶尖的学校（今富拉湾学院），许多从奴役中获释的人会来到弗里敦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带着福音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

与塞拉利昂相似的是非洲东南部的利比里亚（Liberia），这个沿海地区在19世纪30、40年代由来自美国的获释奴隶居住。1847年该国获得独立（因此得名“Liberia”意为自由，因为其居民感到自豪，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唯一一群既自由又文明的非洲人）。在这里，宣教工作得到了极大重视，就像在塞拉利昂一样，这里主要是英国圣公会的宣教基地。一个接一个主教在该地区设立了大量的宣教中心，虽然它们的宣教范围不如塞拉利昂那么广，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其他美国黑人则沿着海岸向更远的地方传福音，尤其是喀麦隆，那里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牙买加浸信会。这个浸信会由英国浸信会的阿尔弗雷德·萨克（Alfred Saker）监督，他有一个门徒叫约瑟夫·麦里克（Joseph Merrick）。此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语言学家，曾将《新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伊苏布语。同时他也是一名印刷工，能够印刷自己的译文，这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和识字能力的普及——因为在历史上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塞缪尔·阿加伊·克劳瑟（Samuel Ajayi Crowther）， 他于1806年出生在现在的尼日利亚。克劳瑟是约鲁巴人，生活在古老衰落的贝宁西部。他先是被奴役，后被救出送到了弗里敦，然后在那里的富拉湾学院接受教育。他在英国圣公会得到授职，亨利·文恩是他的导师。1845年，他回到约鲁巴向大批民众布道。他开办了学校。他的事工得到了2000多名约鲁巴人的支持。这些人也曾被奴役后来又回到了非洲（1851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基督徒。1864年，克劳瑟被任命为主教。

我之前提到过混合主义的概念。在这里要指出，非洲本土宗教虽然没有统一的样式，但都有多元化的思想。这意味着许多非洲人乐意将基督教的上帝加入到他们的宗教活动中。

# 欧洲宣教的第二阶段

19世纪下半叶，来自欧洲的宣教团体激增，他们派人前往非洲大陆更多的地方。罗伯特·莫法特（1795-1883）是苏格兰宣教士，他和妻子在1821年被伦敦传道会派往现今南非内陆的库鲁曼（Kuruman）。约翰恩·克拉普夫（Johann Krapf, 1810-1881）是圣公会宣教差会派往非洲大陆东部的一名德国人，他在埃塞俄比亚待了数年并希望将那里作为进一步宣教的基地，但是他被驱逐了；1844年，他去了贸易站桑给巴尔岛（Island Zanzibar），然后把宣教事工的基地建立在了肯尼亚的蒙巴萨，多年来克拉普夫一直致力于将新约圣经翻译成斯瓦希里语。

欧洲人有一种要将所有这些宣教活动联系起来的想法。然而这一理想最后却与欧洲扩张、殖民非洲的这一新想法结合了起来。著名的苏格兰宣教士大卫·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从一个海岸长途跋涉到另一个海岸。他的日记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热潮，他把非洲大陆描述为成熟的探索之地，“商业和基督教”可以同时进入那里。非洲的殖民主义时期开始了，在那里欧洲宣教士们会看到混合着基督教的欧洲习俗文化被强制推行。

克劳瑟们是旧的方式；而欧洲殖民主义是新的方式。1885年，柏林会议人为地分割了非洲大陆，忽视了其民族、地理和文化等因素。

进入20世纪以来，各种宣教活动在非洲大陆展开，在布干达、刚果、扎伊尔盆地和南非，宣教活动由不同派别的新教徒们领导，他们经常跟随天主教徒的足迹进入这些地区。

# 现代非洲

1914年，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震撼了非洲大陆的东部。新教国家德国与法国与英国之间相互争斗，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急速发展，新教教会的活动则遭受困难，得到很少帮助。尽管新教的人数比罗马天主教少，但数量上仍然很惊人，到1960年，肯尼亚有200万浸信会基督徒。大部分福音事工的成功是通过建立圣经学校来实现的。

20世纪也见证了非洲五旬节派和先知教会的发展。这些“先知们”不仅帮助壮大了各个教会的规模，也代表崭新且高度非洲化的基督教。

先知哈里斯（Harris, 1865-1929）是利比里亚土生土长的格雷博人，在卫理公会长大，但后来改信了英国国教。他曾宣称从天使长加百列那里领受了一个异象，这使他对成为非洲先知有了坚定的信心。1913年，哈里斯越境来到象牙海岸传道，对成千上万的群众讲话，恳求他们远离偶像归向上帝。他的信息是毫不妥协的，他也不接纳传统的非洲宗教。人们成群结队地响应，一年有100万人归信，许多人是由哈里斯亲自施洗的。

西门·金邦古 （Simon Kimbangu, 1889-1951）则是刚果人。他出生在恩坎巴，年轻时成为浸信会信徒，并在一所教会学校任教。1918年，金邦古开始传道，因所谓的耶稣异象变得精神紊乱。1921年，据说他治愈了一个生病的女人，于是他的“治愈能力”流传开来。金邦古的追随者们组成了一个教派，这反映了非洲基督教日益增长的灵恩特征或者五旬节派的性质，并且开始有了新的“宗派”。

大多数欧洲宣教士们相信圣经中所描述的神迹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认为这是那个特殊的“圣经时代”才有的事件，并没有期望看到它们在这个时代重现。但许多非洲人并没有以这种方式与圣经的文本保持时代距离，这就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再次陷入动荡。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推动下，许多非洲人认为他们能够比殖民国家更好地处理自己的事务。1919年，泛非大会呼吁允许非洲人自治。1957年，加纳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个独立国家（由夸梅·恩克鲁玛领导）。 1960年代，权力的成功交接导致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独立：1960年的尼日利亚、加蓬、法国和比利时刚果（其名称多种多样，但现在是刚果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1961年的坦桑尼亚、1963年的肯尼亚、1964年的赞比亚等等。乌干达独立于1962年，1971年阿明政变。

这些动荡给教会带来了一些混乱，但教会也在某种意义上给社会带来了稳定，因为新的非洲领导人本身就是基督徒。可能最痛苦的斗争是导致南非种族隔离的事件。种族隔离是少数白人进行统治并对大多数黑人进行镇压、歧视和隔离的政策。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但它极大地影响了教会生活，因为会众们被令人遗憾地分隔开来。在南非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英国圣公会的基督徒公开反对种族隔离，一个名叫特雷弗·赫德尔斯顿（Trevor Huddleston）的人写了一篇谴责文章，称种族隔离是“异教般的”邪恶，但随后他被驱逐出境了。

整个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南非的重心正在从传统的、机构性的、由白人主导的教会转移到一种新型的教会——自发的、地方性的、黑人主导的。这些是非洲自创教会（AIC），这些教会或者由非洲人创建，并且在非洲大陆得到了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历史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其它地区的情况：（1）权柄从最初建立教会的宣教士传递给了非洲人；（2）非洲人自己建立教会。我们已经在金邦古和哈里斯那里看到很多了。后来的非洲自创教会不像早期，没有伟大的“先知”，但他们当然还有灵恩的建立者。关于如何定性非洲自创教会有一些争议，但他们对于非洲基督教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力不应该被低估。1985年创建时，据估计约有12000人，现在约有3300万成员。

非洲自创教会的基本特征包括：他们服务于自己更广泛的社群，而不是之前建立的宗派里的新会众。教会之间也有一些区别。有些教会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深受五旬节派的影响。但这不是所有的非洲自创教会的特点。这些教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地方特色。可能会有大型的聚会，但大多是几十个人左右的小型集会。我们在这一时期反复看到的一个特点是采用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治疗仪式、为死者祈祷和其它一些做法导致了宗教上的混合主义。这种混合使得像美国成功神学这样的虚假教导成为一种容易接受的信仰，并在许多非洲自创教会中广受欢迎。

无论是传统宗派在非洲的极大发展，还是非洲自创教会和相关教会在海外的扩张，都意味着基督徒和欧美教会都被迫以一种较以前更为重视的方式来看待非洲基督教。虽然基督教传统宗派的全球领导性仍然基于欧美，但传统宗派的力量和信仰根基却在非洲建立了广泛影响。

# 接下来呢?

作为一个地方教会，我们怎样才能与非洲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和服事，来见证福音在非洲和海外的传播。

第一，祷告并和非洲人聊一聊。我们很蒙福的是在这间教会里有许多非洲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聊一聊，听一听他们作为非洲人的基督徒经历。

第二，关心一下我们派去非洲服侍的牧师。在肯尼亚的Ken；在南非的Gustav.

第三，为非洲祷告，求神使成功神学在非洲停止增长。

第四，关注美南浸信会国际差会的报告。

第五，九标志继续想各种办法传递合乎圣经的教会论给非洲牧师。